

红色印迹



红六军团西征主题雕塑 唐晓泉摄

夜行军

□ 李书哲

1934年7月19日，行至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地界，一支从湘赣苏区走来的近万人的队伍停了下来。无论是参差不齐的年龄、衣衫褴褛的着装，还是为数不多的汉阳造步枪、梭镖和大刀，都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连日来的奔波，让消耗了巨大体力的他们更显得疲惫不堪。

他们当中有的出国留过洋，有的在黄埔军校进行过专业军事训练，有的在工厂做过苦力，有的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有的看起来还是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来自湖南、来自湖北、来自江西，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口音千奇百怪，可你不能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心中共同的愿景而来。他们是：任弼时、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就像一团蕴藏着无尽能量的星火，终于汇聚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炬，给所到之处带去光明和希望。他们参加南昌起义、渡过袁水，被多路部队围追堵截，他们经历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战场，又多少次从轰炸和包围中死里逃生！

而现在是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大军压境，队伍中不少人受了重伤，因为缺血少药导致伤口化脓，不得不忍受剧痛割掉溃烂的腐肉。粮食也快吃完了。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大部队就近到山脚下的村子分散驻扎，另一拨受伤的人留在原地休整。

暮色四合，这片原始森林变得阴暗而寂静。纵横交错的小径隐藏在散落的枯枝和落叶中，连片的翠草草叶闪烁着迷离的蓝绿色荧光，叫不出名字的藤蔓缠绕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大笔直的杉树繁盛地伸展开来，漆黑的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见。如云的蚊虫乱飞着，鸟拍打羽翼的声响从耳旁掠过，乌鸦沙哑凄厉的叫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这个被称为黄石岩的地方简直是个天然的掩体，易守难攻。因为进山的必经之途是一条极其狭窄的幽谷，头顶仅能窥见一丝微弱的光，两侧的岩壁覆盖着黏腻的深绿色苔藓和微生物，山体渗出的雨幕流下来，刷刷地汇入脚下叮咚的溪流——在附近寻找水源肯定不成问题。可就熟悉情况的当地人，也要小心翼翼地侧身挪动才能通过，稍有不慎身体就会卡在岩缝里动弹不得，甚至被锋利的岩石划开一道道口子。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走了这么远，伤员们终于可以在山洞里睡上一觉了。

“带枪的部队来了！”这个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散开来，历经动荡的小村庄仓皇得将门户紧闭。由不得村民不害怕，每次只要部队来，不是把家里的东西抢走就是抓壮丁，走不了，躲还不行吗？可这支部队和之前的都不一样。他们带着和煦的笑容，说话的时候客客气气，就像是上门走动的远房亲戚一样。他们把买来买菜的账算得一清二楚，不比市价少半分。他们也根本没拿自己当外人，劈柴、挑水、做饭……帮忙干起农活来驾轻就熟。

有了更多交流之后，大伙儿渐渐弄明白了，这支以同志相称的队伍离开家乡和父母亲人远道而来，是为了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有活干。虽然衣服打满了补丁，草鞋也破旧不堪，但是他们从容不迫，他们心中始终坚信，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一定会是一个明亮灿烂的新世界。

点亮的篝火亮堂堂的，映照出一张张真挚的脸庞。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善良淳朴的村民主动接纳了他们。一支为了大家出生入死的队伍，理应受到村子的最高礼遇。短短20天时间里，村民将家里所剩不多的粮食和菜全都拿了出来，家里没有床就拆下门板作地铺，药品也一批批悄悄地送进了山。

可行军还得继续。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作出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然后“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8月7日，当如墨的夜色染黑了蜿蜒曲折的山梁，打着绑腿的战士们军容整肃，在鲤鱼岗集结、扩充。18个年轻的村民汇入了他们的行列。夜幕掩映下，一个个瘦削坚毅的背影在莽莽绿林间逐渐远去。

这支肩负西征探路使命的队伍日夜兼程，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防线，终于到达指定目的地，和红二军团及第三十二军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然后渡湘江、跨赤水、过人迹罕至的松潘大草原，参加陕甘宁大会师，抵达延安。这场跨越千万里的浩瀚征程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迁徙和壮举——冲破数千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但伤亡之惨重和代价之沉重，从一份党的领导人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可见一斑：“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泪别队伍的小村庄陷入了真正的至暗时刻。送独子参军的郑招英、为部队做饭的陈桂英和张后升夫妇、带路和报信的村民，被气急败坏杀回来的国民党军抓起来严刑拷打。重重的鞭子抽出一道道血痕，那些过去像牛马一样驯服的人们悲愤得咬紧牙关，等待黎明的那一丝曙光穿透重重阴霾，被照耀的大地重新长出庄稼和开出花朵。别说一句话，就连一个字，人们也不肯吐露。

那18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跟着部队走了。他们临行前是否曾与家人依依不舍地道别？他们是否还怀抱满腔的笃定与热忱？他们是否想过一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一切不得而知。18具鲜活的肉体，变成了18个丢失姓名的人，陷落在时间的泥沼中，从此杳无音信。他们出发时还是后生，没有成家。等到这段往事被拾起，已经是多年以后。

事情完全出自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横石村村支书的邱文峰在南昌出差时，意外得到了一本党史资料。在小旅馆昏黄的灯光下，随意翻动着书页的他突然面色潮红，激动不已，原来自己的家乡竟然是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的出发地！那一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回到家以后，他遍访了村中健在的老人，通过文字和物证再次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然后把整理的资料交给了上级相关部门。然而，途中因为通信地址变更、收件人病重和交通不便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份资料在传送到北京的过程中永久地遗失了。

当历史的细枝末节因当地人的不断努力和一批执着追寻党史的人们再度被打捞出来，1934年的那场夜行军，在横石村的红军广场被解说员一遍遍讲述着。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到访过多次，对这里并不陌生，目光便随着声源的方向转了过去——她应该是本村村民，普通话算不上标准，黝黑的脸上挂着憨厚质朴的笑容。那恰是大多数村民呈现出来的面貌，让人倍感亲切。

突然，地面有一簇嫩绿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是工人刚刚铺完不久的地砖，和还没有严丝合缝的土壤之间钻出来的旺盛生命力，在暗暗地积蓄了一整个季节的能量之后，虽然根须和半个身体仍处在黑暗之中，但它们的生长却像一场无尽的行走，倔强地追寻着黎明。

豫章随笔

和睦桥上

□ 江仲俞

如果不是按导航走，很难发现这座古桥。

一条公路向山里延伸。路右侧是个村子。导航说和睦桥到了，“目的地就在您左侧”。放慢车速向左看，一棵枝桠放射型散开的巨樟，生长在一条小溪边上，小溪两边是连片油菜地。透过枝桠和树枝，可看到一座古老石桥，隐藏在樟树怀中——这，大概就是和睦桥了。

公路边停放着几辆小车，樟树下有几个人走动。估计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看了抖音和视频号过来的——婺源总会冒出一些冷门景点，给喜欢清静、好奇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带来惊喜。

走近石桥，那几个人大概已经看完，正准备撤了。走在后头的两个人站在樟树下，盯着一块用纤维板制作的牌子。牌上写：“和睦桥，复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50余年。”另有几段小字，称这里古称何春里，原桥用木头架设而成。何春里程氏湘公后代勤俭持家，渐成富户，两子勤于耕种。后因财产分割，兄弟俩要到县里打官司。“兄过木桥，见樟树上缠五步蛇，躲闪而过。弟后上桥，闻水响，见溪中有一鳖，急下水将鳖捉得在手，继续前行。两兄弟一前一后走到半路，入住客棧，弟欲取鳖做菜，兄上前制止，称此鳖乃毒蛇化身，劝弟明朝再看。弟将信将疑，将鳖缚房中板壁上。次日晨，弟起视，果为五步蛇。”遂感激救命之恩，不再与兄争分家产，而是依兄主张，将变卖家产所得用于建桥。自此，木桥改石桥，小路变通途。县令获悉，来何春里祝贺，并谓何春之奇名，赐桥名曰“和睦桥”。

其中一人指着牌子，对同伴说：“故事都是编的，也不晓得真假。”

几人行后，古桥趋于安静。风吹过，樟树叶发出沙沙声，偶尔有攀附樟树上的凉果（蒟蒻）枯挂，落在桥面或水中，一切都增添了古桥的静谧与沧桑。

古桥之特，不在桥孔的跨度和桥面的高度，而在古桥巨樟互为倚靠。看树龄，巨樟逾千岁，是先有树，后有桥；看树身，整体向水面倾斜，

背水面的树干，基本上已经朽烂。换言之，古桥自地面向上数米的主干，五分之二已经没有了，只有五分之一的树干向上输送营养、延续生命。

就是这样一棵巨樟，一棵中空残缺、明显倾斜的巨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中空处、莖部寄生了粗大的沙朴树和桂花树，桂花、沙朴等与巨樟融为一体，互为纠缠，筑牢根基，才使巨樟立水岸、护古桥。有人说，巨樟仄而不卧，主要是有石桥作倚靠——经千余年生长，树干渐渐向桥身靠拢，紧靠石桥的一根比水桶还粗的枝干，不知何年起，开始压着桥面横向生长，并横拦在桥面之上。从桥中央走，须深蹲躬身才能通过。

正惊叹着，忽见村子方向走来一名50多岁的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女人身材苗条，穿着得体，头戴尖顶芦蓑斗笠，带着女孩上了桥面。我问：“你们也是游客？”

“不是。我就是这个村的。”女人指着村头一幅白墙黑瓦的房子说，“那就是我家。”

“这是你孙女？”我问。

她说是。“读初中，整天缩在家里不出来，我就带她到这里走走。”

我说：“家边有这么好的风景，真是福气。”

“是啊，她说这事不知道是发生在两兄弟身上，还是发生在两亲家身上。”听祖宗讲，我们这里叫何春里，何春里有村仁洪，分上仁洪、下仁洪，我这个村叫中仁洪。现在还有上仁洪、下仁洪，但是中仁洪，在我晓得事以前，就改叫和睦桥村了。”

接着，她又给我讲牌子上写着的故事。稍有出入的是，她说这事不知道是发生在两兄弟身上，还是发生在两亲家身上。“听祖宗讲，我们这里叫何春里，何春里有村仁洪，分上仁洪、下仁洪，我这个村叫中仁洪。现在还有上仁洪、下仁洪，但是中仁洪，在我晓得事以前，就改叫和睦桥村了。”

“现在长租了，也往下压了，不要说驮不驮，空手走过，也要弯腰低头。”

都市笔记

清晨之舞

□ 罗张琴

清晨。与孩子于赣江边遛弯。

水波一浪浪向远方伸展，人群、高楼、飞鸟以及春的诗意在水镜时隐时现，赣江仿佛无限广阔又无限收缩的田野。

“田野”满了一夜细雨。雨过天青云破处，树枝叶活泼泼、绿油油，布满灵动机械的新光，仿佛数匹绿锦从地底喷涌而出，又恰似畅快运动后娃娃们无可比拟的生动脸庞。

孩子伸展双臂，夸张神情大口呼吸，似乎想一股脑将这天地馈赠的生机、能量存进身体里。

“哈喽，秧BOT！”孩子像花间欢鸣的小鸟般，边喊边穿过健身广场向栈道跑。此时的栈道，俨然一个缩小版舞台，几个嘻哈穿搭的年轻潮人正在那儿“斗机”，准确说是“斗舞”。只见他们人手一台遥控器，正尝试着操控站位不同、形色不一的大小机器人在各自选配的旋律中“起舞”，场面如春天般姹紫嫣红。一群晨练的老人不为所动，依着心中节奏比划太极，一招一式，充满静水流深的气质。

或许是操作技术有限或是训练时间不足等原因所致，这一段“机器舞”“斗”得着实有些七零八落，那些一板一眼、局促拘谨的机器人动作实在让人忍俊不禁，用孩子的话来描述，就是“太人机”了。但“舞台”上的年轻潮人并没有因围观人群的哄堂大笑而沮丧、羞愧或恼怒，他们始终表情虔诚地专注于“斗舞”世界的广大澄明中，一如春风吹又生的野草，看上去质感十足。一台无人机在头顶上空悄然盘旋，飞来荡去地记录着什么。与它对视后的围观人群，仿佛瞬间穿越进了庄重雅致的大剧院，很快安静下来。江面，一辆货轮鸣笛驶过，我留意到孩子摸了摸腕上的智能手环，似乎有意将近处有着金属质感的机器人外壳与远处的货轮船身对了一下光。

“妈妈，我也想要一个机器人陪我玩。”

“可以啊，买回来还好好说，怎么训练它陪玩确实是个难题。你有信心像小王子培养玫瑰花一样，‘喂养’好你的机器人不？”

孩子有些迟疑，坦言自己不知道。激发孩子潜能、“喂养”孩子的求知欲，是做母亲的基本功。我想了想，说：“没关系，这个‘不知道’情有可原，你学编程时间短嘛；那你知道华为、比亚迪、宇树科技和小米不？”

“那必须啊！”孩子显然来劲了，“老妈，就算不用‘豆包’，小朋友也都知道，华为手机很出彩，小米智能家居很出圈，比亚迪造新能源车，春晚秧BOT就是‘宇树造’。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拍《哪吒》的饺子大神。”

看着孩子亮晶晶的眼睛，以及展露其外的那股子“与有荣焉”的骄傲劲，我百感交集，忍不住给他分享了一堆与这些塔尖人物有关的“周边”，并从手机相册里调出了两张图片，一张与一只纸杯有关，另一张则与一场演讲有关。

先说纸杯图片。这只纸杯印有“灯塔”字样，是2018年华为员工为声援他们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而创作的。纸杯以“守候”替代“对抗”，用“归航”消解“脱钩”，将技术突围升华为文明互鉴，当华为人将它摆在媒体见面会现场时，全球通过它的诗性美学看见了科技企业独有的叙事智慧，极大提升了华为的国际知名度和国民好感度。我告诉孩子，最厉害的征服武器往往是最柔软的文明触角，我就是从这只纸杯开始粉华为的。

另一张配图“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PPT图片，是我聆听一场文学讲座时拍下的。孩子说，文字不明觉厉，最打动他的是图中背影，像个修行者，又像个悲壮的孤勇者。我给孩子点赞并告诉他，不止写作是一场修行，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修行。仿佛一场孤独的接力跑，没有一成不变、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只有一腔孤勇、一鼓作气、一往无前。只有心存仁爱、拥有智慧、保持勇气，才有可能实现逆境中突围、困顿里崛起，成就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问孩子目前最心仪大学还是清华？孩子很笃地点头。我又问他，可知清华有个特别牛的“无线85班”？前段那个因松弛感在网上火出圈的中国最拽芯片大佬就出自这个班呢。孩子艳羡不已，“想成为校友”的憧憬布满他整个脸庞。

曙光渐明。栈道“斗舞”告一段落，我和孩子沿着江岸向开阔处慢跑。草尖上的露珠，踩着江滩一色“碧长衫”赶赴后继地涌进江流。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把教育做好，国家、民族才有未来。大地之上，无数粒鲜亮的种子悄然生发、渐次饱满，仿佛一段停不下来的清晨之旅。

晨光渐明。栈道“斗舞”告一段落，我和孩子沿着江岸向开阔处慢跑。草尖上的露珠，踩着江滩一色“碧长衫”赶赴后继地涌进江流。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把教育做好，国家、民族才有未来。大地之上，无数粒鲜亮的种子悄然生发、渐次饱满，仿佛一段停不下来的清晨之旅。

晨光渐明。栈道“斗舞”告一段落，我和孩子沿着江岸向开阔处慢跑。草尖上的露珠，踩着江滩一色“碧长衫”赶赴后继地涌进江流。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把教育做好，国家、民族才有未来。大地之上，无数粒鲜亮的种子悄然生发、渐次饱满，仿佛一段停不下来的清晨之旅。

晨光渐明。栈道“斗舞”告一段落，我和孩子沿着江岸向开阔处慢跑。草尖上的露珠，踩着江滩一色“碧长衫”赶赴后继地涌进江流。

怡情诗笺

九江行（一组）

□ 熊加平

夜宿牯岭镇

我先是去看了电影《庐山恋》
老放映机一直坚守在上世纪80年代
那场惊悚跌宕的爱情重复了几十年

来到街心公园已是半夜
1164米的海拔将牯岭镇举在半空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庐山与九江的灯火也数不清

真不愧是云中山城。在这里
街边的吉他手拨动的不是琴弦
是弥漫的云雾和低语
让我分不清是身处天上的街市
还是人间的梦境

夜宿牯岭镇，群山在窗外俯下身来
山风在月光里溶解
牯岭镇的夜，正慢慢变得安静
直到成为一声声均匀的呼吸

在烟水亭
与九江的历史对视

“别时茫茫江浸月”
这里有白居易观时时的惆怅

“山头水色薄笼烟”
也有周敦颐远眺时的思量

周瑜在这里挥兵点将
江州刺史李渤在这里修堤筑坝

九曲桥，像一条时光隧道
连接着古今，也分隔着喧嚣
与宁静。粉墙黛瓦，楼台亭榭
五贤阁里的先贤仍在沉思
藏剑匿剑默默地握住历史的锋刃

在九江，水是时间的修辞
四面环水的烟水亭

这是修辞里永恒的注解

登浔阳楼

江风翻阅泛黄的历史
在浔阳楼的飞檐下盘旋
像是要寻找紧密关联的那几页
岸边，不见着青衫的江州司马
也不见女子怀抱琵琶

宋公明挥毫泼墨的那首诗
曾让浔阳楼一夜沦陷
倚栏远眺，我手中没有烈酒
仰头喝光瓶中的矿泉水
一股冷冽穿进咽喉，也穿过
山水的沉默，江水向前
洗不尽英雄的旧梦
落日，孤悬于这天地之间
仿佛是苍茫之中
打上的一枚醒目的句号

我转身下楼，唯有那远去的故事
仍在木质的楼板上回响

庐山云海

岛屿星罗棋布，仿佛时间
遗落在庐山云海的一个个旧梦
云朵在水中沉没
任凭涟漪把它们揉碎

老旧的渔船
仍在岸边怀念那悠远绵长的
渔歌，只有清风
轻轻抚摸山上的石头
像在述说那些远去的故事

我被这宁静包裹
却暗藏着内心的波澜，像一个
突兀的词语，在这山水之间
这无限的诗意里